
四庫全書
集部

雙溪類槀卷二十五

宋 王炎 撰

序

送曾鴻父序

慶元元年夏炎與鴻父解后于豫章時鴻父方召還匆匆語未竟即别去二年冬炎自臨江來中都遂與鴻父偕為博士尋相繼入三館自念場屋陳人流落已久而鴻父春秋鼎盛蔚然有聲於一世志趣所向疑若難於

契合而鴻父與予交意良厚鴻父數丐補外丞相愛其材堅留之不可遂剖滁陽之符以行於是寮友相與酌酒賦詩以餞之炎短於詩拙於文而又不得無言鴻父是行以奉親為請夫起於布衣諸生甫踰弱冠對策大廷臚傳第二一旦聲滿天下今年僅三十有三即處顯城之重具慶在堂其騶從供給之人趍走先後以待頤旨之使令而朝夕甘膬之奉不索自辦足以遂其承顔養志之願為子如此親亦榮矣滁陽又淮上佳郡泉甘

壤沃而民風朴厚易以撫摩其賦入至簡部使者無所
督辦他郡所罕及也求其山溪登臨之要則醉翁遺跡
在焉暇日婆娑覽琅邪之深秀聽釀泉之潺湲游觀甚
美他郡所無有也夫為天子守千里之地入則有以娱
其二親出則無符移督辦之煩而有林壑游觀之樂鴻
父之自為謀誠善然吾君吾相狥其孝養者將以責其
忠報不奪其私者所以望其奉公竭節也燕坐江沱之
南無意北方昔人以為深譏劉琨敗祖逖沒晉之君臣

終置河洛於度外至今無以杜議者之口今自滁陽北望不滿百里衣冠淪於草莽封畧阻於烽煙志士獨能無感乎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為天下戰場孫仲謀立塢濡須曹操先計後戰不能爭也謝幼度師于淝上苻堅擁衆山立不能抗也沈璞守一盱眙佛狸傾國南向往復再攻其城不能下也若謂兩淮無險阻決不可守抑過矣且挽強執銳儒者誠有不能料敵情虛實決兵機勝負亦曰不能可乎哉年叔子杜元凱

貌甚不武其於軍旅之事如何也世之俗吏非習因循以苟目前則尚誕慢而饕富貴此二人者顧何足與有為而腐儒又多不通世務由是士稍有所負抱語及功名衆且姍笑愚心殊不以是為然故於鴻父有望焉鴻父才力精悍試以一州蓋安坐談笑而有餘在予不能有所規甲科朝廷所重又以才諝將之異時入處華要猶階而升堂在予不必有所祝故弟以遠且大者期之某老矣結茅南山種黍東臯不以世事攖懷老者所當

務也養其經綸之業以俟事功之會無令已失時壯者所宜有志也與鴻父處幾二年非不深語而未始及此𡨚宜去而暫留鴻父宜留而姑去要之人生會聚少而離别多故於其將行索言書之以為贈

二堂先生文集序

𡨚昔從先大夫讀書于不窺齋是時北山翁即世方十有四年其遺文編次整整無遺佚者然𡨚才年十四五學作舉子文字未能詳觀縱使詳觀亦未能識其指趣

其後挾琴書鬻文以糊口既得一官又隨牒奔走於四方曩時家集雖欲一見無由矣中間解臨湘縣印歸里中其孫時屬炎為序炎即如江西寓居久之為序一通附歸而翁之文寔未嘗得熟復披閱也去年自楚東罷歸首求家集已散失不存再三搜訪乃於其曽孫從之處得書啟雜文二帙又於族孫實處得古律詩一帙合所得編次之分若干卷盖所有者十之六七亦非全書編次畢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傑作也其初也秘而不傳

其後也佚而不傳失今不捜訪且將湮沒無傳今幸傳矣雖然所傳者翁之文也文之外有不傳者尤嗟痛惜不止於喟然而嘆也翁守上饒日青溪之盜因時升平𠋫擾東南陷睦陷杭陷歙陷處陷婺陷衢處之守臣彭汝方死之其餘不走則降賊乗鋭来犯上饒翁以孤城捍其鋒屹然如巨防之制水奏用其屬吏鉛山宰王舜舉為倅使城守監鑄錢院高至臨使提軍出戰而翁調兵食籌守戰之策以授二人使行之賊攻城不能得

志其氣稍衰退屯柳家都至臨夜率銳士銜枚火其營鏖戰賊狼狽敗走乗勝遂復衢州奏功徽宗皇帝嘉歎降詔褒奬進官職二等王甫方當國與翁舊有嫌娼其功用御筆改知嚴州上意悟復還信州翁於是作二堂摘詔中語榜以示後人蓋以侈聖上之賜而甫銜之不置嗾御史搏吠所憎以快意會憲臣張苑者希甫意以事中翁翁論爭之辭色甚厲甫等愈怒益媒孽之是以詔旨逮翁欲泄積忿鍛錬無所得獄吏曰

如是不免煩朝散一行翁慨然曰天乎有是哉吾為人子豈可牽連垂白親入牢户乃自誣服坐是流離竄逐久乃還家高宗中興吕元直丞相當國知公之寃乃為
上言其無罪盡還舊秩驛召詣行在所連降詔促其行未至以淮上多盜遂知無為軍繼而戚方擾江東漕使米公巽奏知信州張琪踐蹂宣徽制置使權公邦彦奏知徽州而公已老矣遂解印綬以歸歸六年終于牖下近年鄭升卿師古為守屬羅願端良修新安志有

族子館于郡壁端良問翁出處本末族子無遠識不能為翁辨誣又不能明翁之功翁之子孫亦不以告端良遂略而不書然信州之功有天子之詔有内翰汪公藻二堂之碑有信州寓公寄客數十人破賊保城詩頌粲然如五緯七宿光芒在天志雖不書未足多恨炎嘗執筆隷太史氏石室金匱所藏皆得見其副墨意公姓名必載諸汗青然非特不得立傳并徽宗皇帝紀中於公破賊一事不書又求之方臘傳中首敗於信州一節

亦不書葢王甫用事於内既娼公之功而童貫握兵于外又欲自專其功故汝方死賊之節見録而吾翁破賊之功見遺史臣所不得而書也昔者漢之韓安國唐之郭元振皆凛凛為時名臣而晚節偃蹇困躓而不振然名在冊書千載之下尚得見其行事而知其為賢翁之智略才氣足以傑立於萬夫之上見於小試不見於大用而聲烈竒偉如此儻翁得志謀謨中朝則其所成就者從可知矣不幸以無罪為小人所誣以有功為小人

所掩重不幸其姓名不著於冊書日遠日忘且將無傳於來世炎之咨嗟痛惜者在此故因而次其遺文懇切言之不能已也翁之詩大篇舂容而力常有餘短章清美而意無不足他文亦有典有則皆非苟作識者當能辨之無待炎之稱賛翁諱悰改諱愈字原道官至朝請大夫職至秘閣修撰晚自號北山老人今題其遺文曰二堂先生文集者著信州保城庇民之功也

緑淨文集序

綠淨文集族伯父萬載丞所著也古律詩四十詩頌三偈一表牋十有七書二序二述一墓表一樂語一長短句一釐為上中下三卷公諱昭德字子輝北山翁長子才氣秀邁輔以淹博之學由鄉貢入太學三試南宮始中選未及廷對而沒某少時聞諸父皆推公能文然不獲見其片言隻字近方於公從孫從之處得詩文一帙亦非全書編次篇目如右其漏佚者不可復得矣公少從三衢毛達可學其文遒真達可見之擊節稱善今所

編次其詩文皆有典則節奏清越步驟蹀躞而超卓之才秀傑之氣於文字中尚可見其髣髴而綦於心有感焉集中所言三二叔者族祖墻東先生也真老者從伯父小雲溪翁也文剛者族伯父鎮江通守氷玉老人也方其時王氏爲發源著姓而人物文采彬彬如此墻東氣豪健自負不薄而老死於布衣公與小雲溪翁又皆早世其年僅及三十北山翁悼公詩有云皎然玉樹照珠林俊逸天材夐不羣天上樓成要作記地中宫闕去

修文當年暫泊嘗經此今日重來獨念君撥置清樽雙淚落人間此恨豈堪聞嗚呼三復此詩云亡之嘆豈特父子真情宗族中有識者所共也兩翁二父某皆不及見惟於氷玉老人獲侍杖屨承教誨然捐館舍亦四十有二年矣山川如舊人物皆非此某所以起九原可作之念不覺為之墮睫也

南窻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窻雜著諸孤不天先大

夫捐館舍于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孤某用先大夫之學僥倖登科處則鬻文以補伏臘之不給出則隨牒轉徙糊其口於四方歲月侵尋許久而遺文未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顔養志惟謹執喪苫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啻如己子間有違之者待之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蔫居

與先太宜人相敬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臧獲有恩意蓄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奥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某不肖既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不能編次成書跼天蹐地何所逃罪曩自臨湘解官歸里中携遺藁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藁留分寧寓居遠不可即致儻更失於會粹大懼湮沒無傳無以見先大夫於泉下乃訪於親舊得其副墨所傳者輯為一編分數十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尚俟他日

取分帙所藏本足之

冰玉老人集序

某弱冠時見先大夫與諸父唱酬有上元雪詩用崢嶸字韻某不揆斐然成一篇綴卷尾有鼇山聳處尚崢嶸之句先大夫為一啟齒傳至諸父處族伯父鎮江通守見之莞爾笑曰上元用鼇山事於押崢嶸韻有意思吾輩不如後生乃能為此語當是時羣從昆弟數十人而伯父獨每見某欣然談笑忘倦其教誨奬提良厚後四

年當紹興辛巳先大夫弃諸孤又三年當隆興甲申伯父捐館又五年當乾道己丑某始登科而先大夫與伯父皆不及見某心切切以為恨自己丑距今三十有七年某髮種種而伯父之後亦衣冠零落不振矣每一念此喟焉太息以悲去年其曾孫師楚持畫像來某敬賛之曰不問有無知其如玉石之清不校通塞知其如金石之靜所懷不試是曰有命繪事彷彿神清氣定凛然如生見者起敬文雖不工蓋紀實也今於族弟夢宣處

得家集編次釐為若干卷讀誦其詩文而味其意旨竦然如立乎几杖之側慨然如聞乎其謦欬之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某於伯父雖欲勿思烏得而勿思自伯父云亡某雖竊進士第學不加進而曩時為儀曹郎因牋表諸公頗相稱許追惟所自伯父教誨之力為多今編次遺文不敢無語敬敘其編首曰伯父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內不立城府外不事邊幅故發於詩文易直平淡如行雲流水讀之文從而字

順翫之理到而味長與繩削織繢以為工者異矣自號氷玉老人故題曰氷玉老人文集若其出處本末某將為小傳以著其詳

本草正經序

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宏景附名醫别録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寳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元祐中掌禹錫補注附以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

七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幷經之本文遂晦今摭舊輯為三卷序之曰衣有敝膝樽有玄酒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也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攄方投疾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家獨弃本草不録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

味一日七十毒醫方始興樓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本草者吏為駕軺傳遣詣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録何也梁七録始載神農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頗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温凉味甘苦多畏殆後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味嗜慾故受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有餘矣後之人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膚勞苦無極弊其

筋骨飲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上非和緩巧非扁倉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猶若不足是以刪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儆庸醫和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以射利幸而中據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醫盖自如與操刃殺人者相去幾何噫

五顯靈應集序

凡郡縣必有明神司禍福之柄庇其一方在吾邑則五

顯是也闔境之人旦夕必祝之歲時必俎豆之惟謹神之靈應不可殫紀然當論其大而略其細何也地方百餘里民近數萬户水旱有禱焉而無凶饑疾癘有禱焉而無夭折其庇多矣餘威遺德溢於四境之外達於淮甸閩浙無不信向靈應孰大於是若夫時出變異以聳動愚民之耳目此特其小小者耳邇者太常加封以聰明正直之德著於顯號非論其大而略其細歟夫神人一也神廟食於一方如長吏禄食於一州一縣也為長

吏者廉以潔其身公以平其政愷悌以撫其民是謂循良若其貪若其私若其薄則於善之大者無稱焉或能決一疑獄察一隱慝豈足以為賢哉故論神之靈略於其大而詳於其細非特識者疑其近誣神亦且以為瀆矣或曰如公所言則神之靈應皆無庸編輯乎曰事神者敬而已矣不因靈響而敬心常存者君子也因靈響而不敢不敬否則慢者愚民也神之意將假是以警愚攝其凶戾而生其善心存而不議不亦可乎

樗叟詩集序

樗叟王氏子字至卿於先大夫族孫行也少從先大夫學某與之友良善先大夫既没某宦游四方而至卿浮沉里中挾琴書鬻文以為生某每歸與相見惟話舊論文不厭塵俗事一毫不挂牙頰不相見雖千里尺牘問寒溫無虛歲及某自中都罷歸而至卿已亡其子天隲裒至卿詩文釐為若干卷屬某為序至卿少時意亦欲馳騖當世其為文引筆亹亹不休然性簡率胸次無城

府好莊周書李白歌詩頗自放於酒累試有司不得志晚自號撙叟遂弃舉子事業而專於詩雖若不甚經意而屬詞精確用韻妥貼他人竟不能過又愈出愈富前後無一語一聯相犯詩之大略如此可傳已至卿始薄有田園不計有無久而貧桑柘數畝茅茨數椽處之泰然不特其詩可傳其人固可尚也故併著于篇首歸諸天隲使藏之

松窻醜鏡序

三山鄭中卿來宰婺源予郊居杜門相見不能數間一見相與論古人成敗得失商天下事利害如指諸掌而緒餘及於文章其言纚纚使人屬耳忘倦予因知其蓄之淵淵軫之源源也久之中卿始出平日所著示某其别有六一梅隱二哦松三南游四北轅五經論六詩餘而總目為松窻醜鏡且曰廬陵曾幼度嘗為序請益之予視幼度之序已詳尚何言然不可以無言也先秦古書不論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

論鵩鳥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衰而為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宏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鈔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至我朝有宋文有歐

蘇古律詩有黄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於是宋之文掩迹乎漢唐之文夫自漢至今上下二千年間卓然名世者不三十人噫難矣哉今前輩彫謝翰墨中未聞有與古人比肩者予得醜鏡閱之議論以意勝詩以格勝詞以韻勝中鄉雖慨焉以文鳴自許是誠無與多遜而乃自以為醜不以為美何也豈不足則夸詡有餘則貶損故耶雖然此一說也而予又有一說予觀韓柳元和聖德詩與平淮夷雅十琹操與鐃皷歌

送文暢高閑與送浩初序未知其孰優孰劣至羅池廟碑鄆州溪堂詩奔軼絶塵子厚不止交一臂而失之矣是故東坡歛波瀾而為簡嚴金陵去繩削而為閒雅豫章罷追琢而為高古皆其老筆如此夫文生於才養之以學將之以氣中卿才高而學博其氣不挫今日之文可幾於古他日之文又過於今其名世也孰禦

送曹成之序

談地理吉凶如魏管輅晋郭璞唐泓師世不可多見子

本不晓此亦不甚信此中更憂患三子短命老婦淪謝或者歸咎先壟不吉予始惑之曰楚東罷歸謀葬亡婦慮術者不可信捜集諸家地理書考其本末如入式歌八分歌指意或可取其言已不雅馴其次如銅函記金華經宗廟秘訣等書未免溺於一偏不可盡用又其次有所謂行程記龍子經等猥俚士大夫不復可稱説矣古書惟狐首經及郭璞葬書尚存論地理者當以是為祖而庸術往往不讀或讀之句讀既誤字音又訛其義

則懵然不曉所挾以求售者貪狼巨門星有吉凶紫褥紅旗氣有吉凶青囊飛星壺中放水之類皆變換名目務為庾隱欲使人不可曉者其大要不過變卦生絶五行盛衰而已而專務誑惑流俗縱橫射利陷人於禍患者良多予察見其誕凡登予門者多却而不受同郡曹成之獨不然孤首經郭璞葬書尋龍七星歌覆誦如流其論地吉凶皆有據依非臆説罔人於地理家鐵中錚錚者也然性戇直不肯巽詞色以求容故聽其言者皆

不喜術雖精反不如庸術能售予謂此非成之失聽其言者之誤也順我者言甘而用其言後必有禍忤我者言苦而用其言後必有福善擇禍福者不以言甘為善言苦加憎斯謂之智矣成之不可謂世無智者堅守其術而不變可也

讀易筆記序

未有書契之初羲皇首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有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占者世雖末之能學至

其本元河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七八天一之
畫奇其數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
著之用衍以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
學易者所通知也由數起畫畫者象之所寓象者理之
所託也捨象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為
八卦六畫為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
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
人立象之意也即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

懼後人未能有見故發其凡於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於卦之爻爻彖之詞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或語密而義深讀者未必遽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藴畜義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易韋編三絶且曰假我數年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憚辭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焚古

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鬼神之所護持以詔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弃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略而不議

乎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兎則捨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茍在健何必乾始為馬類茍在順何必坤始為牛是未得魚兎先弃筌蹄之説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既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則為之説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諭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弼説無異亦未為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

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耦之畫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於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即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泛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諭為例哉前輩嘗有疑其不然者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掇拾先儒舊説嚼糟粕之餘失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易三十年不得其門而入歲在辛亥始脫為縣之厄明年歸自中都僑寓古艾杜門却掃尋繹舊

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徃來熟習於山海之間雖未能
手探其玉然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因釋然笑曰觀六
畫之象而未合於爻彖之辭是未得其象也玩爻象之
辭而未合於六畫之象是未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
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管蠡之見何足
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以辭對觀互考二者如合
符契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為聖經不可易知固
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

以象為可忘且併以畫為可遺其説髙矣易而可以無畫但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教者其㫖果安在也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天地闔闢一乾坤也吾身動静亦一乾坤也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玩周公

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六爻之外此係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敢已矣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好古之君子亦未可知也

懶翁詩序

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窮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詩士以能詩取髙科登達官者接踵然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妙有不可揜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髙下當定於公

論非私意所能翕張富貴利達則其言語常重貧賤隱約則其言語常輕乃區區世俗之論識者顧安取此予從兄懶翁壯年慨然欲以翰墨自見於世題所居之室曰鐵硯其學貫穿經史其文自出杼軸不肯蹈襲而終以不耦今老矣惟誦佛氏書不輟其意若有所悟解而不能釋尤喜蒔花卉欲以觀造物之巧其心樂之不厭也出則倘佯里巷閒好事者飲以酒即徑醉絶口不談世事入則蕭然茅茨之下淡泊無營素嗜詩今亦不復

吟咏親舊間從索所作乃裒其舊稿凡若干篇以書來屬炎為序炎誦之終編見其語精而意婉如孤桐之琹清玉之佩節奏鏘然知音者聞之自當屬耳非炎之私言也郊島困窮詩誠工語多酸寒且有怨懟翁則不然辭氣恬淡而和平不激不戚其所得有在詩之外者可以為賢矣翁名綱字德維姓王氏晚自號懶翁

東都紀年序

東都紀年三十卷炎述九朝歷年行事成書也慶元三

年八月炎奉詔自太學博士入秘書省為郎明年兼實録檢討尋入著庭為佐郎又明年為軍器少監而職兼檢討如故於是金匱石室所藏炎皆窺見副本因念漢人荀悅唐人柳芳吳兢輩於當代正史外皆别自著書成一家言悅有漢紀三十卷芳有唐歷三十卷兢有唐春秋三十卷獲與正史並傳炎今援是比用國史本紀參校為紀年一書於三朝本紀其辭頗有所損於兩朝四朝本紀其事或有所增視李燾長編熊克通畧炎不

如其博王稱事略本紀炎竊病其簡豐約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志焉又随所紀附以提要為三十卷提要之目有二曰注則有所辨曰證則旁叙其事也炎又伏念神宗皇帝嘗詔曾鞏以三朝兩朝國史合為一書鞏雖承命書不果成炎愚乃欲採掇九朝故實合三為一甚見其不知量然所述止於本紀不及志傳是以忘其狂斐懷不能已畢力編摩書未及成會某負罪去國居閒處獨再加考訂今方脱藁不敢閟在私室謹齋戒練日

進于大庭故序所以記述之意如右起建隆庚申終靖康丁未百六十有八年一祖八宗創業守文宏遠之規模與夫庶事之弛張忠邪之消長敵國之屈伸其大略可覩矣雖不足以發揚宋德之代光紹明惟陛下寛蕭斧之誅賜以一覽若幸而獲傳庶幾無愧於荀悅柳芳吳兢輩某死且不朽謹序

雙溪類稾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雙溪類稾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任衡萱

雙溪類槀卷三十六

宋 王炎 撰

考古雜論

禘祫論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

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獻祼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即為禘祫不疑矣鄭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黄帝商周皆禘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也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于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己之臆説汩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謂之祫事

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序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為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或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祫非不酌裸也而以食為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以是知其為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裸為主故周官肆裸獻又謂之追享以是

知其為禘康成乃以肆祼獻為祫饋食為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

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説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顔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服小記論虞祔祥禫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踈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説也公羊蓋失之矣而韋元成乃為之説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禮緯因之張純又為之説曰三年一閏

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祫之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而後有祫而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礿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礿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

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備也其說未為皆得也春夏難於備物故礿祠之禮薄蓋不可以祫於斯時而秋薦新故謂之嘗冬備物故謂之烝祫於秋冬夫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鄭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于太廟則以七月未聞其必用四月也蓋禘行於祥禫之後祥

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者不能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祫不合於聖人之經顔真卿曰禘祫懿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於昭穆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為祫以祫為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論之意也

郊祀論上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葢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

南是為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靈威仰終於黑帝黑光叶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夫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

以為禋祀昊天上帝則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吕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皡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頊夏秋之交則黄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亦嘗言五帝矣太皡乘震炎帝乘離黄帝乘坤少昊乘兌顓頊乘坎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説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

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又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

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即古人所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又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

穀其詩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為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

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而兼記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啟蟄而郊祈榖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易明戴記言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

異論為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矣

郊祀論下

郊丘之辨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而四郊以事五帝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何也因理而處其當然者義也因義而制其節文者禮也苟無節文不足以為禮是故祭地之位戴記謂之泰折周官謂之方丘詩書謂之冢土而正其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

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於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級有間是故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所以謹禮之節文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

也祭天於郊南面陽也祭地于社北面陰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漢儒記禮之言曰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以帝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一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殖以郊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夫社壇而不屋謂之達天地之氣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三也天神莫尊於上帝地祇莫尊於后土是故事天於郊所以祀上

帝也事地于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丘所祭神在崑崙者也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甚矣其說之不經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謂之郊則與祀后土者有異義焉天地相配疑於相敵五帝貴於百神而降於大祇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無嫌也故凡經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方祀祭四方則祀五帝于四郊是也方祀則祀五神之在其方者也郊丘之義

天神地祇人鬼之等於經皆有見焉則先王之禮意猶存自鄭康成引緯亂經持詭說以汩正論而先王之禮遂晦而不明蓋漢儒之論經黨同伐異求伸其專門之說自世祖以來讖緯之學盛行是故何休假緯書以言春秋康成假緯書以言禮皆欲因時君所好借緯為重而求其說之勝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肅曰鄭氏學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蓋詆其以緯亂經也後世之言禮者考信於經合於經則得之不合於經則失之故

吾之論郊祀詳於稽經而略於議史也

周禮論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傳於煨燼之餘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而如亡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備也武帝之志欲馳騖於

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為朴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説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為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為致太平之迹其説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而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于東都及其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啟然後成王

逆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於成王矣當公歸政之時成王涖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也夫為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

舜禹相授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而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為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為九服也三等之國不可斥之以為五等也井田之制積同為成積丘為縣都内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

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為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為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

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九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涂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為同所以定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

而為邑為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狭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謂先王井地之制不應内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為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為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於是迭

相蕪幷至周之初宇内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邱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經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

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從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攷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

南至服裘為宜祀黄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
乎王播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考工記謂之大圭其長
三尺杼上葵首鄭康成謂王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長
三尺設若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
而王能播之乎王秉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
夫衮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于車後乃亦
衣龍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
也其屬六十而内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

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宫妾悉為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宫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宫而天子六卿若宫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汩之一則以臆說汩之

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而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明堂論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盖明堂之禮武王主其祀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后稷始封之君而以配天于郊故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尊祖也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羣后無不以文王為言則

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

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

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宫旁一門此明堂之説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于天子為宫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

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廵守至于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以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阯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阯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

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説矣夫諸家之説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吕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聽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

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元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曾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

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闕之文斷以臆見則備矣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為非亦不可盡信以為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宗子論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

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疎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為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為適子異所出者為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為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為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為始故曰別子為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

繼別為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宗之為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曽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骨肉之戚主於恩愛以為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為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為禮自斬

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袒免而服盡矣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疎且遠者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以適為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己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儻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為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

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為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小大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為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上若非所獻不

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為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紊適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為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為壇宗子既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緦之為服之窮也

祖免之為無服也自是以往疎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可序者由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緦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疎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曽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

尊禮之廢而無以為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運氣論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已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

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己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

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吕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

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朞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効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

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

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已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

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太角

之化為啟拆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為火鬱熱甚而無凄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氷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隂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

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欝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

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虚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虚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

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為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

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卦變論

卦變之說謂乾坤為父母而姤復為小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

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為父母其交則為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為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即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

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分剛上而文柔乾體得坤一柔而成離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反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為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其柔皆出於坤剛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兌乾之上居初而

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於臨遯三陰三陽變於泰否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无妄而力主其說且曰无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

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為初二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盖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反為无妄則艮變為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无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无妄而變可也謂无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序先後不合殊不知序卦先无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无

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

蓋无妄儲貳之卦上乾為父下震為長子不損乾之一

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為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

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況反對自與卦變不同

子發以反對為卦變則尤失之蓋邵氏之學長於占筮

文王之演易不專為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

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

闢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能之也讀易者

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雙溪類槀卷二十六

雙溪類槀卷二十七

宋 王炎 撰

疏

天申節功德疏

長發其祥共慶流虹之節必得其壽交騰嵩岳之呼既修玉帛之彝儀仍集緇黄之善禱尊號皇帝伏願内心淵黙剛徳乾行合黄帝之必靜必清授伯禹以惟精惟一佳氣非雲煙之紛郁中天如日月之照臨五百歲

王者必興乾符有永千萬年聖子相繼歷數無窮

祝光堯聖壽疏

堯仁得壽誕膺福禄之崇舜孝事親茂集邦家之慶下仰清光而就日天開喜氣以回春歡騰嵩岳之呼交致華封之祝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伏願游心于淡受命無疆玉巵申講於上儀寶鼎愈增於神策閲蟠桃之屢實覩歷筴之維新四海悉主悉臣聖子益勤於尊養萬年為父為母庶民永喜於瞻依

福萃堯廷與皇天而齊壽禮行漢殿罄率土以同歡敬

輸臣子之情增衍聖神之筭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

伏願垂休罔極凝命无疆付託得人永享安榮之至養

從容體道遂躋清淨以長生下騰嵩岳之呼上煥鈎陳

之色視三百六十年之神策以莫不增紀一萬八千歲

之始元於斯為盛

會慶節疏

虹流瑞氣肇開元聖之祥鰲抃輿情胥慶吾君之壽望

清光於旒冕集善禱於緇黃俯罄愚衷仰增睿算皇帝
陛下伏願基圖有永戩穀惟新上帝垂休壽星明潤羣
神薦祉嵩岳歡呼覩歷筴之無窮閱蟠桃之屢實奉玉
巵稱萬歲孝慈洽父子之仁獻金鑑紀千秋祝頌副臣
鄰之願
皇天既付有家開明兩作離之運大德必得其壽增泰
一授筴之祥披寶笈之秘文賛珎符之錫羡寺云披西竺之被文
賛中宸之景命伏願秉乾行健協帝重華潤澤浹于淵泉久照

同乎日月百姓與能而謳歌無數群神受職而瑞慶具來厮伯僑役羨門彌萬年而御極發渠搜撫交趾混六合以同仁

千歲而生聖人彌月應流虹之瑞萬年而介景福普天騰嵩岳之呼敬披珠笈之文申祝蘿圖之慶皇帝陛下伏願能長且久俾熾而昌握赤劉之乾符受黄帝之神策如山如阜增莫大之宏休非煙非雲靄無窮之佳氣

長發其祥誕受皇天之命退藏於密默存至道之真遥
瞻瑞氣之欝葱仰祝宏休之昌熾至尊壽聖皇帝存
誠不貳立極函三聖明累洽而重熈清淨長生而久視
備得位得名得壽之美受福無疆無為天為君為父之
尊貽謀罔極
火德明昌慶千齡之嘉會淵衷清淨增萬壽之宏休佳
氣欝葱歡聲洋溢壽聖皇帝存誠不息凝命惟新居
高先太極之函三繼照有重離之明兩陋漢帝之神策

叅天皇之始元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退藏於密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受福無疆

重明聖節疏

兌正秋而說萬物肇開彌月之祥離繼明以照四方新應得天之統襲家邦之有慶嗣歷數之无疆皇帝受命穆清宅心精粹高厚之誠配天而配地福禄之益如阜而如岡萬歲玉卮首極孝慈之德千秋金鑑永題熙洽之期

瑞慶聖節開啟疏

龍戲宸廷月適符於盈數鳳司寶歴天宜衍於宏休披貝多譯潤之文增黼依崇高之筭恭惟陛下伏願聿申駿命益固鴻圖以海為家悉効華封之祝諸神受記亦騰嵩岳之呼坐臻純嘏之常永芘亟生之衆

滿散疏

十月為陽體乾元之不息萬年介福凝鼎命之惟新黼秘典以輸誠望嚴宸之增慶恭惟陛下伏願安於仁

而得壽懋厥徳以致祥山髙日昇大三聖明昌之祚竹苞松茂開百男繁衍之休永覩華夏之清夷翕受天人之祐助

功徳疏

聖人千歳而生祥開是日天子萬年之慶福及多方紀休證於虹流罄輿情而鼇抃恭惟陛下伏願道全常久治假豐亨歴筴無窮應封人之善祝蟠桃難熟笑方士之虚談永握乾符益增神筴堪輿共喜琛寶四來辰

在紫微之中瑞彩下臨於南極日行黃道之上榮光竚
覿於重輪
望氣鬱葱應千年之興運對時熈洽衍萬壽之宏休披
西乾譯潤之文祝北極崇髙之算陛下伏願存誠不
息凝命無疆接基緒於蘿圖蓄本支於椒實仰承太母
端居少廣之瑶池下俾臣工永慶開元之金鑑
濬哲長發其祥丕承帝統大德必得其壽茂擁天休望
喜氣於緜稜紬秘文於貝葉陛下伏願誕增神筭永

握乾符浹慈孝於兩宮保和平於六合天長地久已同
宣后之萬年海潤星輝佇見帝堯之多子

天申節戒壇疏

菩薩五戒具在當敬歸依皇帝萬壽無疆咸資外護聖
德如天德之悠久佛法與國法以流傳伏願體清淨心
詣真實際有是父有是子俯觀舜孝之隆無量佛無量
僧歛作堯年之永

會慶節戒壇疏

合掌誦菩薩言敬依具戒稽首祝聖人壽仰報洪恩惟天心申錫於殊祥則佛法永資於外護伏願慈雲廣大慧日光融徧世界之三千威靈易顯過恒沙之萬億睿算難窮

摩頂授記具戒敢不奉持祝髮出家聖恩若為報答九霄雷繞四海嵩呼誓披西乾譯潤之文仰祝北極崇高之算皇帝陛下伏願後天難老如日常明慶嘉會於千齡介鴻禧於萬壽福德過須彌之大不可形容佛法

行震旦之中永資覆護

請宗一住龍牙疏

小釋迦演法叢林不妨宴坐老圓暢開山古刹又渴潮音道人亦何心於去留諸佛以此事而付囑某人承月庵老門户為寧道者嫡孫前人望重湘中今日聲行江右虛空一片雲不可釘着華表千年鶴自合歸來莫使龍牙久虛猊座拈出舊時鼓笛還它本分鉗鎚淵默而雷有聲聊示廣長舌相水清而月不現當開秘密藏門

請智老住廣福疏

談禪若露機鋒半成魔說傳法不落窠臼方是正宗分臨濟之派流得達摩之皮髓可續祖師命脉能開衲子眼根某人宗説俱通行解相應有竹菴之文采只務遮藏具佛眼之圓明未嘗吐露諸方尊宿漸覺凋殘南岳叢林亦見衰落不是滴獅子乳如何勘野狐涎雲在岫中雖無出意舟逢水後自有行時直饒不打葛藤也且一拈黃葉

請承祖住高臺疏

六祖一印不從文字傳來老南三關只許上根透過不到黃龍山中法窟豈識赤肉團上真人要教漆桶生光難得金篦刮膜某人山堂震之嫡子草堂清之諸孫見解分明機緣密熱前人家風著於江右今日道價行於湘中若還時節既來自是沈埋不得光孝近市既曾在十字街頭高臺傍山正好住孤峰頂上不宜面壁便可披襟

請僧住資福疏

抛磚引墼公案雖則分明點鐵成金哲匠不可多得識達磨無文之印承臨濟正傳之宗若是得五色摩尼珠便可擊一聲塗毒鼓其人及見向來尊宿專說近上機緣能承寂音尊者家風不墜真淨老人門户要為祖師出氣須將佛法利生黄蘗山中既是渡河香象資福坐下豈無趂塊韓盧若未容推倒禪床亦何妨拈起拂子

請南首座住岳麓疏

時節未來乎上坐不曾出世宿縁既契千沙彌亦去住山道人固是無心前輩各自有見某人不入葛藤社久住枯木巖遠成佛日門庭親得拙庵衣鉢雲歸岳麓正好依棲月在湘江本來顯現拈起拂子豈無馬祖宗風踢倒淨瓶更有溈山公案不須退步便可當仁

龍興長老開堂疏

臨濟單傳逈是全提正令楊岐一派真能截斷横流除非深入宗門方可大開叢席某人分明雲窟之子親切

月菴之孫大道如肘屈伸不離般柴運水容用是眼開合豈在植拂拈槌幾年觧腰包於大溈山中今日度禪版於龍興堂上儘教攪長河為酥酪未是真機只消拈黄葉作金錢亦非誑語闡揚義諦賛祝皇圖

請僧住真身疏

一笑拈花此事本無傳授羣盲摸象是人各説異同除非眼根見得分明方始舌頭語無欺誑某人久習禪定深識色空薝蔔林惟清淨香萎花實無染着相若能為

已亦可利生不二法門摩詰雖然無説第一義諦達磨未免有言平分岳麓清風獨占湘江明月徑乗機會莫更推辭

請照老住谷山疏

達磨正印雖從教外別傳臨濟頽門最要句中有眼叢林久衰落矣此道誰振起之某人宗説俱通事理無障獨得簡堂真相欲興圓悟家風若能接物利生何妨呵佛罵祖谷山勝地湘水名藍風林堪演法音藤蘿不覆

古路當作獅子吼一勘野狐涎只消真下承當不必逡巡退避

請宗璨住開福疏

能解類眼中金屑有即當除性空如色裏膠清看之不見雖則難為擬議豈真無可商量某人透過一重關出得千尺井親切别峰之子流傳圓悟之宗泛觀衆手淘金半是羣盲摸象頻歲石霜林下未曾說犬吠鷄鳴今朝開福堂中也不是風生浪起便當領畧莫要持疑

請僧住白雲疏

截斷橫流一句不離兎角龜毛引接後學三關且說佛手驢脚所以老南宗派謂之臨濟正傳若要勘它沒眼禪直須用此無文印某人飽參尊宿徧踏叢林及到大溈山中如在靈源席下拄杖頭佛百雜碎方能不錯打人法堂前草一丈深又却如何利物在我試拈黃蘗從渠只見赤斑下演真乘仰增睿筭

請法舟住岳麓疏

心不逐境而生雖務坐禪習定事或有緣而合亦須說法為人若能出處隨宜乃是卷舒自在某人清潭皎月深岫孤雲言下商量已是葛藤斷下衆中推許正當梅子熟時堪增岳麓之光輝莫戀西峯之安穩

請紹南住開福寺疏

開禪師古刹泉石雖則清竒寧道者叢林魚鼓不當冷落况是曾居衆首豈宜外覔堂頭某人法海之珠禪關之鳳山林靜處既不知葉落花紅城市鬧中亦非是風

生浪起出去如順流之棹歸來為入岫之雲莫更狐疑
便升猊座

請德遂住禪寂疏

臨濟一喝聞者直得瑣口無言黄龍三關到此却要轉
身有路除非親入法窟乃可主張叢林某人早負見聞
晚忘解縛獅乳一滴即如甘露清凉龜榖六藏不被浮
塵染汙任是揚眉瞬目豈離運水般柴碩庵室中既得
祖師心印禪寂堂上試開衲子眼根請便披襟不須面

壁

請行能住岳麓疏

海內衲僧競說楊岐宗派湘中梵刹亦惟岳麓叢林要須人境相當即副祖師所屬某人育王妙智之子徑山大恵之孫馬駒踏人昔日門庭尚在獅子出窟而今衣鉢相傳誰能無筏渡川何惜以標指月未宜挂拂便可披襟

法舟衡岳開堂疏

對春後桃花而一笑解悟元自有時指庭前柏子而再言問答却成戲論雖則不容擬議未應盡斷見聞某人深得宗乘更無理障誰知白牯自然不犯稼苗若問黃龍即是正傳流派試為拋磚引墼要當煉酪成酥法鼓有聲叢林增氣拈出佛香一瓣祝延聖壽千齡

請法壽住定林疏

拄杖頭劃碎佛祖方是全提衲子中混雜龍蛇只消一喝設若拖泥帶水便成摘葉尋枝某人獨得髻珠分傳

心印搶紙雖能度火彈琴本自無絃衡岳山髙何惜孤雲出岫定林境勝更令枯木回春瓶錫肯來鍾魚變響

請法雲住西峰疏

狂惠不除狗子却無佛性正如自悟風林亦演法音若徒會得如來禪未可倒用魔王印某人臨濟之派竹庵之孫片心悉聚海沙雖則不明宗旨一口吸盡江水也且未是上根方當孤月圓時試住西峰深處便有水雲清衆徑作粥飯主人

上封惠月開堂疏

拈花笑後此事雖則流傳擊竹悟時纱處不容擬議羣盲認白雪為粉米古德將黄葉作金錢若還不識正宗未免盡成誑語某人見聞剝落解縛泯亡繼佛鑑懃宗支起龍牙才門户上封勝境南岳名藍祇縁時節到來便被衆人推出鍾魚不改父子相承貌得先師真不妨展看塞却衲僧口無可商量仰賛丕圖俯開秘藏

石室宗祁開堂疏

六祖衣鉢不傳是誰得法五宗門户雖別總要明心後學若無上根頓教却成謾語某人覺照之子惠通之孫向來三世出斷漢東今日一枝分來湖外承洞山老人正派住石室寶相叢林莫説古佛無光直須刮眼要爲祖師出氣未可忘言開龍象之法筵祝乾坤之睿筭

請僧住岳麓疏

第一義諦迦葉所以傳心不二法門淨名只得杜口雖未可認標指月亦豈能無筏渡川某人宗説俱通行解

相應坐禪悟道煉酪遂是醍醐出世為人烹金須要爐治莫墜溈山門户能承佛日家風得摩尼珠久在羅扶林下擊塗毒鼓更來岳麓堂中休要閉關便當擕錫

請僧住北禪疏

向上宗乘本自不容湊泊全提正令元來無可商量直饒截斷横流已是放開一線某人去事理障了心法空踏破草鞋親到真歇席下打翻漆桶頓脫石霜林中靈龜雖則六藏獅子也嘗一吼歸去三家村裏懶打葛藤

出來十字街頭試拈黃葉且說雲還深岫如何月印清江不可杜門便當飛錫

光宗皇帝小祥䟽

四海傳聞遺荊山之弓鼎九重追慕游原廟之衣冠遽閱朞年適丁諱日悵陟方之易遠念流澤之難忘尊號皇帝神則在天心非遺物久照雖淪於日轂博臨永御於雲車喪帝堯如考妣之三年烏號曷巳繼文考有子孫之百世燕翼無窮

高宗皇帝大祥疏

君父之喪以三年而為極聖神之澤歷萬世而不忘海隅遏金石之音天子見羹墻之像高宗皇帝光膺駿命再造丕圖躬勤儉以保邦體寬仁而厚下修文偃武先德後刑四方物阜而時和三紀海涵而春養措大器覆盂之固視敝天脫屣之輕黄屋非心既釋萬幾之務玉卮為壽方延億載之休龍忽上而遺弓駟難追於過隙漢京父老不聞警蹕之歸禹穴山川空悵文冠之掩

然功配乎少康之祀夏而號同於武丁之宗商服既禫而將除廟不祧而罔極戴天履地恩悠久而愈深就日望雲德照臨而如在

太上皇帝發引疏

燕翼無窮宜享九重之孝養龍髯易遠曷勝萬姓之哀號輴翣啟行玉衣永閟敬假佛乘之秘密仰陪仙仗之逍遥伏願變化無方清明在上御風雲於碧落之路挾日月於大微之庭四海黎元永涵濡於惠澤諸天帝釋

同拱扈於神靈聖德如存皇圖益固

太上皇后發引疏

母儀配極遽弛衛於掖庭仙仗返真空纒哀於柳翣攀號何及冲漠難知諒歸兜率之宮永證菩提之果伏願得甚多福悟最上乘慧日照十二緣之空端居佛土慈雲覆三千界之廣垂佑皇家

太上皇帝發引祭文

帝統有傳方喜大庭之宴處神游不返遽聞仙仗之上

實流澤深長函生推慕粤自尹京之始洎于議事之時洞察民情熟知政體謳歌所與發青陽洊震之聲揖遜而升繼黄道重離之照進忠擯偽省賦緩刑遵彛憲以無愆受盡言而不諱憂勤再閏經緯萬微措宇内於玉平超域中而高蹈挈提大器畀付儲闈既清淨以凝神宜康寧而介福豈期厯代竟至登遐視武王九十三歲而終稍愆壽考如黄帝二百餘年之久難輟哀號違太母之慈顔畢嗣皇之孝養漢京父老徒思警蹕之下臨

禹穴山川但悵衣冠之永閟乾坤慘戚夷夏酸辛臣等
麻苴銜悲藻蘋薦敬白雲空凋望已絶於攀髯銀海𣳘
寒痛共深於泣血恭念詒謀之遠誓輸衛上之誠雖竭
愚忠難酬洪造

又

聖賢相授莫盛舜禹父子相繼莫若文武於赫我宋度
越千古繼世内禪獨顯盛美皇矣孝宗纂堯之緒篤志
事親寧釋機務帝遂出震從容巽位其明如日洞察眞

偽其仁如春涵育黔庶容受直言持循法度揖遜三朝
熈洽萬宇經緯神心過於勤瘁乃出玉音授諸聖子退
處北面以燕以豫宜壽而康萬有千歲豈遂彌留迄于
厭世軒星一淪杞日亦墜遺誥下傳同軌畢至丹鼎空
存玉衣不舉禹穴山川百神來衛風慘雲愁龍輴難駐
臣庶號慟聲悲笳鼓私念微生自傷薄祜䟽䟽稺齒已
失所怙仰戴皇慈實兼君父地圻天傾罹此大故敬薦
蘋蘩具寫情悰望斷攀髯銜哀莫訴

西峰禱雨疏

人情恐懼同苦旱乾佛道慈悲稍沾膏潤欲丐渥優之澤敢伸悃愊之私再具悰辭仰干明聽恭惟垂正法眼具大悲心閻浮提世中未嘗過去兜率陀天上本自如來言念衆生可通危悃方亢陽之為沴恐南畝之無成已聞閭閻有嘆息愁恨之聲豈免道路致攘奪流移之患方千室共嚴於齋戒而四郊漸沐於霑濡伏願一錫飛空羣龍起蟄幾聲鐵笛化為天下之雷音五色錦衣

散作人間之雲蔭沛然甘雨興此槁苗當俾凶年復為樂歲引手加額果獲免於阻饑以口語心顧敢忘於大造

祈雨疏

農夫是藨是蔉方懷仰膏澤之勤旱魃如惔如焚大懼失豐年之望衆所甚急吏其敢安念遷徙之新民耕汙萊之瘠土百夫有洫千夫有澮僅蔾鑿於陂池二歲為菑三歲為畬始翦除於荆棘儻灌溉失水泉之利則老

羸有溝壑之憂天雖高而其聽甚卑人可矜而必從所欲是用敬諏剛日訊掃公庭瞻上帝之傳臨祈羣靈之並集興雲雷於瞬息之頃垂雨露於枯槁之餘懇懇私心敢意潛通於蒼昊蚩蚩生齒庶幾沾丐於鴻私

又

環地百里非膏腴之田務農三時仰灌溉之利凡老幼張順而食者皆家室垂磬之蕭然矧自夏以徂秋方炊新之有日仰昊天其星有嘒雲霧不興嗟農夫我稼既

同水泉且竭懼官吏不任於撫字使閭閻未免於嗟咨是用恭布忱辭仰干聰聽惟風馬肯臨於壇宇庶雲龍並會於空虛渰淒淒雨祈祈洗除旱暵黍與與稷翼翼同樂豐年

謝雨疏

人以食而為生患莫深於饑饉天不言而善應誠則可以感通茲因南畝之旱乾懼失西郊之秋歛閔閔雲霓之望喁喁老稚之情仰止蒼穹監其丹悃恕吏之罪恤

民之災變巖間一滴之泉為郊外千畦之澤衆方憂而共喜禾將槁而盡蘇曰雨曰暘之時和既同於玉燭如坻如京之積歲可獲於金穰曲荷鴻私顧終陰相

又

地無沃壤每憂種藝之不收民有空匱況值新陳之末接稍旱乾而告病即饑饉以為灾仰蒙諸佛之憫憐俯度衆生之苦厄散慈雲於天上流甘雨於人間萬室清凉不啻飲醍醐之味四郊豐稔乃如獲珠玉之珍尚祈

陰相於其終但愧銜恩而莫報

祈雨疏

人以穀而為命必望豐登苗非雨則不生有妨種藝矧茲瘠土加以惰農稍潤澤之愆期即田疇之告病敬伸愚款仰叩高真願成三日之霖普及一雷之地何蓑何笠既可殖於良苗如櫛如墉庶終收於多稼

謝雨疏

麥秋之後方欲移苗梅熟之時未宜憫雨控微誠而伸

禱幸甘澤之下流宜冀洪私終垂陰相四郊白水必無
夏旱之災萬頃黄雲庶獲秋成之利

祈晴疏

一年之計殖穀皆望有秋三日以往為霖乃成淫雨禾
將生耳民有空顒若非慧日之光明難破陰雲之霮䨴
願憑諸佛之力通懇惻於羣神庶畢三農之收免阻饑
於卒歲

謝晴疏

一念之誠諸佛應答四郊之外田家歡欣方陰雨之潺潺忽秋陽之杲杲民亦勞止天其佑之三時務農既築場而可穫十月納稼將實廩以多藏德有所歸愧無以報

謝雨疏

土薄水淺之地既無良田金伏火老之辰易成常燠粳稻秀而將實雲雷鬱而不興人所欲天必從控精誠之悃悃旱不若禱而雨流甘澤之祈祈歲幾歉而獲豐德

無窮而莫報

又

下地田萊無土厚泉甘之利惰農耒耜失水耕火耨之時故於秋夏之交易有旱乾之苦為民而禱惟佛可依果蒙兼霞之慈雲散作無邊之甘雨龍骨挂於屋壁野水自流馬尾厳於溝塍田家相慶有豐年而不害戴大造以難酬

天慶觀祈雨疏

三農刈穫雖在秋成百穀萌芽實由春作乃以此時而不雨難乎卒歲之無饑況乏蓋藏公私凛凛未能播種老稚喁喁輒控丹誠仰干洪造吏如有罪敢免譴訶民實何辜願垂矜憫雲雷一動沛為三日之霖種稑並生終獲千倉之積

天慶觀謝雨疏

三時有務農之急春則物生一日不再食而饑穀為民命比因憫雨亟以籲天甘澤既流良苗漸秀然而壤地

之非沃且或陂池之不脩所以是邦豐年蓋少況於今日艱食者多顧帝德之溥臨覃仁恩而下濟五風十雨無愆時令之和千里一圻均浹土膏之潤

天寧寺謝雨疏

民生所資穀為之命農事攸始春即于田比因膏澤之愆期敬款精廬而致禱靈雨既降良苗稍蘇然而人率下農兼以地無沃壤故茲闔郡罕有豐年尚冀佛慈肯終陰相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不乖時令之和千夫有澮

萬夫有川均浹土膏之潤

祈晴疏

蘋蘩薦敬將涓吉日以蕆儀葵藿傾心共幸太陽之委照念百神之咸在而四衆之俱來欲獲便安無如清霽皇天雖遠難遽達於高明大道無私可潛通於悃愊願垂顯相庶廸吉祥升杲杲之新暘荅喁喁之衆望

又

穡事幸而有成可瘳民病霖雨久而不止必害農收雖

致禱祈未能感格慮因政事之失或干陰陽之和吏誠有慼民實何罪況凶年之後公私既竭於宿藏苟新穀不登農未必臻於俱困是用再披丹悃仰叩蒼穹伏望上帝溥臨高真來下憫此閭閻之苦相其銍刈之功日氣晏温雲陰解駁尚獲金穰之利免罹水潦之災

四府疏

子惟一母有疾必憂佛與諸神無求不應昨伸忱悃實為慈親抅三歲之沉痾徒多方而療治冀憑佛力可保

色身但大數已窮竟致此生之永訣而真常不昧亦應精爽之尚存敬設淨筵用酬宿志欲界色界無色界合四府之明靈小乘大乘無上乘遍十方而印證悟聖賢不生不滅之法結福德無量無數之因下及債主冤家悉皆解脫上與諸天帝釋同共逍遙

上五顯華嚴經疏

了一性真六通無礙具諸福德四衆所依故佛菩薩凡有敷陳雖天帝釋悉皆諦聽徧五十三界善財所歷戍

八十一卷華嚴之文各有入門不離實際恭惟五顯爵列真王庇此一方恩如慈父內行秘密外示威權歲有祈禳人俱敬信即梵宇修伊蒲之供集緇徒譯貝葉之詮仗此良因達于聰聽豈止獨全妙覺現毘盧之法身正應廣度衆生滿普賢之行願

水陸疏

三界差殊悉由心造萬靈依向惟有佛慈故如來名曰導師而平等謂之法會惟茲里社之聚乃以仲春之初

共集緇徒敬瞻金相具香積之淨饌誦貝葉之秘詮盡十方世界之中合一切聖凡之衆見聞者皆宜輻湊悟解者盡脱輪迴或有沉淪同登彼岸因資利益共作福田

禳瘟火醮疏

五行既順豈有融風四序不愆斯無厲氣故作咎者神司其柄而祈禳者禮著於經輒控微誠仰干大造屋廬相望老稚雜居咸共保於康寧斯永無於災害

丁卯祈雨疏

孟秋之始方近農收浹辰以來遽憂旱暵且三時所務最為勤苦而一時不食未免阻饑合老穉之忱辭修禱祈之故事翻經精舍取水靈湫叩諸佛之慈悲丐神明之佑助水泉竭而得雨雖珠玉之不如粳稻熟而有年庶丁黄之相保不勝悃欵仰冀矜從

罷祈雨疏

山焦石裂方憂旱甚之災雷動雲興遽沐沛然之澤稼

穡變乾槁而秀潤閭閻息愁嘆而懽忻保我秋成賴誰陰賜佛之道以慈悲而濟物神之德以正直而依人有如父母之愛心不忍旋俛之拐腹憫其渴雨丐以餘波敢謂禱祈可達幽明之際第深感激不忘生育之恩

謝晴䟽

陰雨冥冥懼失收藏之利新晹杲杲喜終刈穫之功人所欲而必從天不言而善應消愁嘆於為霖之後獲豐登於艱食之餘稻秔徧場圃之間不無遺秉雞犬在茅

莢之下亦有懽聲吏釋其憂民得所養凡仰父而俯子
皆右粥而左飧陰賜無窮名言難旣

又

苦雨之多方爲農病新晴之後遂畢田功上有以輸於
縣官下足以養其私室豈懇祈而必應乃陰相之有終
釋吏隱憂免曠字民之職拜神休貺徒銜報德之私

普利院建藏疏

教法來從鹿苑天下通行寶藏起自龍宮山中未有將

使四衆團欒圍繞除非八面具足莊嚴兩手握空拳如何成事一心發願力只得向前要增蘭若風光全仗檀那喜捨法布施豈可無財布施人結緣便是與佛結緣抹綠塗金晉取鼎新有日吹螺擊鼓須教輸轉無窮

天慶觀疏

三江五渚據地勢之要衝清都紫微儼帝居之法象必也因人而成事庶乎捨舊而圖新貝闕蘂宮難覩九天之高遠虹梁藻井用嚴千里之瞻觀願集勝緣同增介

福

請杲師住灌溪疏

諸佛爲一大事出世只要利它祖師以正法眼相傳未甞無說失其旨則醍醐翻成毒藥得其訣則爐鞴可鑄精金縱饒衲子難瞞豈可叢林久廢某人徧叅尊宿飽負見聞禪定自如已曳轉一頭水牯機緣素熟當衮出三箇木毬今以劈箭路頭漚麻池上鳴鐘動鼓欲還舊日門風植拂拈槌宜得作家手段雖片雲不可釘着然

孤鶴偶爾飛來若未容推倒禪床也自當拗折拄杖花開五葉本來是臨濟之兒孫焰續一燈何惜嗣濉溪之香火無勞退步便請當仁

雙溪類槀卷二十七